



雀儿

周养俊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雀儿

周养俊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雀儿 / 周养俊著. —2版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13-1209-7

I. ①雀…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77008号

雀 儿 QUEER

作 者	周养俊
责任编辑	卢虹竹 申亚妮
整体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98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2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209-7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城市化背景下一代农民儿女的人生和命运

——读周养俊长篇新作《雀儿》

李 星

以诗歌、散文创作而成为陕西职工文坛翘楚的周养俊先生，在年届六旬时却突发雄心，为了“填补自己文学人生的缺憾”，向从未问津的小说创作发起了冲锋。其间酸甜苦辣，外人虽难以尽知，但仅从笔者两年间先后所读到的长篇小说《雀儿》征求意见稿和修改后的拟出版稿，就可以看出一个老作家开辟另一文学领地所付出的艰辛和他所具有的文学迸发力。虽然没有如当前许多一出道就奔鸿篇巨制而去的作者的野心，但却将耳闻目睹的城市化背景下一些农村青年为改变命运进城打工，做一个有尊严的城市人的可歌可泣的奋斗经历，真实而生动地呈现于人们面前，并成功塑造出了雀儿这个自尊自爱，以诚实的劳动、坚定的理想，走向人生新境界的新一代农民女儿形象。丰富的城乡阅历，多年从事散文创作积累的经验和文字素养，不甘平庸的精益求精，使《雀儿》中的城乡生活氛围不仅真实，而且生动饱满，不时有出人意料的细节和情节出现，就连着墨并不多的一些人物，也带着浓烈的城乡生活气息和个性化生命信息。不能说处处出彩，但却做到了情节曲折自然，结构严谨，在人物刻画上凝神聚力，思想和情感深沉，给人以出手不俗之感。老树出新枝结新果，让人顿生敬佩之心。

作为社会发展进步标志的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中国城乡面貌和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怀揣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未知世界的惶恐，走向了城市，开始了与父辈全然不同的梦想追求。《雀儿》虽不是表现这种历史潮流的鸿篇巨制，但却着眼当代、面向未来，表现了一个老作家热忱的现实关怀。它从秦

岭山区一个叫丁家坪的村子一位高考失利的女青年雀儿进城打工开始，以她几年间的经历和奋斗，并走向自主创业的艰辛道路为主要情节线索，展现了她及同她一样的进城女青年金凤、菲菲、猫眼（刘巧珍），男青年二强，盲流小虫，农村籍的女大学毕业生百灵各不相同的爱情、婚姻和人生命运。虽然这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枝一叶，但却并不逼仄，不仅表现了以钟楼为中心的古城西安的民俗风情，多样的餐饮、小吃，从国有企业经理到私人小作坊、小饭馆老板到各色冒险家、坑蒙拐骗的流氓混混、歌舞厅坐台小姐等多样化人物，呈现了都市生活的光明和阴暗、机遇和危险，还通过雀儿的经历和体验，表现了城市和乡村发展的不平衡，有的依然贫困，有的却因青壮劳力的外出，出现“空心化”现象，孩子们失育、老人失养等。比起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写农村女性的城市失足和不幸命运的小说，《雀儿》的视野更为开阔，更有当今城乡真实的社会生活脉搏和新时代特征。

雀儿是小说所着力塑造的给人以未来希望的有理想、能吃苦的一代农民女儿形象。作者赋予了她自尊、自爱、自主、自立及宽容大方、乐于助人、冷静自律、真诚踏实等优秀的人格品质，即使对待自己的爱情、婚姻，她也能冷静处理，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些品质不仅是作者的人格理想所在，还能给广大读者一种可贵的立人与兴业的励志启示。与主人公雀儿相比，其他与她经历相似的农村青年就各有各的不幸，折射出了城乡差别的体制弊端和城市生活的诱惑与黑暗面以及他们自身的人格缺陷。猫眼受坏人诱惑，当了坐台小姐，遇到改邪归正的小虫，并与之相爱，本来可以开始自尊、自立的新人生，但却受不了穷，又背叛了他，沦为他人的玩物。菲菲是个自尊的女性，但为还父债，却嫁给了一个乡村恶棍，受尽欺凌，幸运的是，她受到雀儿等人的帮助，终于摆脱了无爱的婚姻，重新开始了在城市的新人生。农村出身的女大学生百灵、城市成长的婷婷，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或为留城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或因家庭贫穷，先后与人未婚同居，虽然她们最后通过不同的方式，或

建立了家庭，或找到所爱，但却给自己原本清白的人生涂上了抹不掉的污渍。

能否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情感和人格理想，如盐入水地融于笔下的文学世界，成为作品内在的精神生命，是衡量一个作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在《雀儿》这个虚构的艺术世界里，我们分明感觉到了周养俊先生无所不在的人格精神和价值观念。作为同样经过自己奋斗，20世纪70年代初从乡村走向城市，并成为作家及体制内一个厅级领导的周养俊，深深地热爱着西安，但却从未忘却自己度过的人生前二十年的家乡父老、故土的一草一木，能将钟楼在西安人心中的地位与那棵老槐树在家乡人心中的地位相比，这种双向的比喻和家乡心理认同，我在以往的文学阅读中从未遇到过，笔者看到了他的真诚和真实，也看到了他不私不忤的为人。同样，对于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如雀儿、菲菲那样的自尊、自爱、自重的农村女孩，还是如猫眼那样的走过人生弯路的人，他都有着如父辈一样的情感，始终充满理解和关爱，同情她们的不幸，理解并痛惜着她们曾经的失足。对于如贪图享乐、功利化的同居，对于那些诱惑和欺负她们的城市渣滓，对于城市里黑暗角落的卖淫嫖娼行为深恶痛绝，并不回避且予以严厉谴责。特别是对走上自主创业之路，出版了广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在家乡建厂助学，似乎一身荣耀的雀儿的人生命运，他并未画上句号：生产事故不断，遭人诈骗，负债累累，婚姻爱情失败，还面临着如六叔这样的乡村权势的倾轧、朋友的背叛，她还远未成功，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更显出作家的涉世之深。既如实地写生活的厚爱，又不回避未来面临的不幸和困难，体现了作者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坚守。

与父亲般的爱与同情、理解共存的是作家周养俊对城市生活把握与表现的客观和全面，既看到它的进步和繁荣，给广大进城农民子女创造了学习、进步、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又表现了物质的追求和畸形的消费文化给急于摆脱贫困的青年所挖下的陷阱。城市有如张勇这样的奉公守

法、忠于职守、埋头苦干的体制内官员，也有如米粮、早期的二强这样的善于经营、知人善用、乐于助人、大小老板。尤其是米粮这样的成功企业家，慧眼识珠，不仅敏锐地发现了雀儿这样正直、能干、有发展前途的新员工，而且在关键时期委以重任，在彻底改变她的命运的人生里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是城市的希望，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支柱和基石。他对自己手下的职工菲菲有多次的救助之恩，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但在爱情上却不以恩主自居，给予她充分的自由，如此的高风亮节，实在令人敬仰。而对于大学毕业生百灵、村主任六叔这样心机重重、精于计谋，或损人而不利己，或损人而为己的农村出身的女孩和农民，作者又是非分明，痛下针砭，充分说明了作者对乡村社会、城市职场以及人性的了解之深，具有深刻的社会和人生的启示意义。

从根本上说，文学中的各门类是不分家的，周养俊原来名世的散文、报告文学，许多就是写人的。中外文学史家也多有将小说归入散文的传统，并有对某些名家名作究竟该归入散文还是小说的分歧。但在当前中国文学现实中，它们除了同样是语言的艺术之外，却更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的文体规范。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将周养俊写小说，特别是写长篇小说看作是文体转行，而且应该对他创作的“衰年变法”给予肯定。面对新挑战，周养俊《雀儿》的出手不俗，令人刮目相看。同时笔者还期待着，以周养俊的文学修养和六十年的人生历练，他应该有以自己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和心灵历程为素材的更优秀的小说问世。这似乎苛求了，但确实是我对小我近十岁的他真诚的希望。

2015年8月31日改定

李星，现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协常务理事、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生态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钟楼，一幅画中的灯盏
照亮我黑暗中的眼睛
即使多远的地方我也能找到回家的路
因为心中某一个地方
正被那温暖点燃

一笔笔劲拙的情感
是我曾经向往的多彩光阴
谁也无法把这灯盏熄灭
我是他身旁一只幸福的雀儿
终日在画中流连

那一幅画有着幽深的背景——
雁塔晨钟灞柳长歌
兴庆湖的歌舞余音绕梁曲江情缘
巍巍城墙似蛟龙欲飞
半坡火种时明时暗

我深爱的正是这一幅画
十三朝古都的昨天今天明天
唐风汉韵锦绣斑斓
我的笔会一直一直不倦书写
这关于爱 and 阳光和美的长卷

雀儿的名字是奶奶给起的。

生雀儿那天早晨，院子的大槐树上落了好几只鸟，叫声和婴儿的啼哭声遥相呼应。奶奶说，这女子的哭声和树上的鸟叫一模一样的，就叫雀儿吧，这名字好听、好记，往后也好养。

雀儿的家在秦岭山里，雀儿家的村子叫丁家坪，村子不大，是一个山窝子。

雀儿家门前是清清的小河，家后面是高高低低的山，山上长满了树木花草，密密的树林里有许多鸟儿在歌唱。就在这儿，雀儿转眼间长成了大姑娘。

哥哥打工去了深圳，弟弟当兵在新疆，姐姐出嫁到了外乡，家里留下了爸爸、妈妈、雀儿和小黄狗。

雀儿高中毕业了，可是没考上大学。今年又去考，还是没考上，于是一个人躺在床上流眼泪。

爸爸不问她，她也不说话。

吃晚饭时，妈妈看了看蹲在地上的爸爸，试探着说：要不，让雀儿再读一年书吧？

爸爸脖子一拧，头也没回：你也不看咱的人都多大了？本来就上学晚，又补了一年，命里头没有的争了也没用！再说，女娃子嘛，读书有啥用？认得自己名字、认不错钱就行了，迟早都是人家的人！

说罢，爸爸把饭碗猛地往地上一放，随手点着了一支自卷的烟。

雀儿明白，这是爸爸真生气了。

爸爸平时话少，脾气倔强，妈妈总让着他，今天也没再说什么。

高考结束后，雀儿的心情一直不好。她平时学得还不错，语文在班上一直是第一名，数学和英语差些，综合起来也不算弱，可是一考试就不行了。雀儿不服气，复读了一年，距离录取线还是差几分。她给妈妈说想继续复读，妈妈勉强同意了，可是看现在爸爸的态度，她知道是没有希望了，于是又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

爸爸、妈妈到山上干活去了，雀儿一直望着小黄狗发呆。

雀儿把小黄狗叫小黄，姐姐出嫁后，她和小黄最亲近。雀儿有心里话只给小黄说，雀儿走到哪里。小黄也跟着到哪里，晚上睡觉，小黄就卧在雀儿的床跟前。

雀儿问小黄：我该怎么办？

小黄看了看她，汪汪叫了几声，头又埋进了胸前。

雀儿生气了，随手抓起一本书向小黄砸去。

小黄汪汪汪地叫了几声，就夹着尾巴跑了。

小黄跑了，雀儿就后悔了，自己的事儿与小黄有什么关系呢？为啥要在不会说话的毛物身上出气呢？

这时，随着“雀儿——雀儿——”几声叫，一个穿着很时髦的女子一阵风似的进了门。

来人是同村的金凤，姐姐的同学，和雀儿的关系很好，这几年一直在城里打工。

金凤问：听说又没考上？

雀儿点了点头，话没说出口，眼泪却流出来了。

金凤说：哭啥呢？天底下大得很！能行人也一层一层的，哪里的黄土不埋人？还没见过活人叫尿憋死的！金凤这么一说，雀儿哭得更厉害了。

金凤掏出一包餐巾纸递给了雀儿，自己从随身背的背包里掏出一只精巧的塑料杯子倒水喝。

金凤初中没上完就进城打工，如今已经俨然是个城里人了，穿戴时

髦，见多识广。

屋外一片蝉鸣；屋内，两个女子轻轻地说着说不完的话。

二

冬天，雀儿跟着金凤到了西安，在钟楼附近一家印刷厂找到了工作，金凤就在这里上班。

放下东西，一时无事可做，雀儿看天色还早，就要求金凤带着去看钟楼。

钟楼是西安的标志，是这座古城的魂儿。就像丁家坪村中心的那棵老槐树，四里八乡的人一说到丁家坪就会说有老槐树的那个村；村里老人一说到村子的过去，就一定从老槐树说起，因为周围的村子都没有这么老、这么大的树。小时候，爸爸曾带雀儿到县城，城中心的钟楼看得她目瞪口呆。爸爸却说：这钟楼叫啥钟楼呢！太小了，比起西安城的钟楼来可就是碎茅棚棚子了！雀儿想象不出西安钟楼的雄伟气势，只能把看钟楼的愿望放在心里，等着自己长大了去看。现在到西安了，她第一个想法就是看钟楼。

雀儿曾在广播上听过陕西快板《夸西安》，其中有这么几句她一直记得：说西安，道西安，西安处处是景观。钟鼓楼，中间站，气势雄伟真壮观。站在钟楼四下看，四条大街面对面。东大街，羊肉泡，一打电话就来到。解放路，桂花香，喝上两碗甜米汤……

雀儿还听村子里老人们说过一个民间笑话，说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河南人和一个陕西人出差，晚上同住一室，闲聊中就说起了自己省会城市的建筑。河南人说：开封有个铁塔寺，把天顶得咯吱吱。陕西人便脱口而出：西安有个钟鼓楼，半截子还在天里头。此话虽是戏言，足可以看出钟楼带给陕西人的骄傲和自豪。

雀儿和金凤一走上大街，就卷进了熙熙攘攘的人流，她们选择了在距离钟楼很近的一根电线杆下站着。看巍峨壮观、古老庄严的钟楼，看钟楼下川流不息的车辆、行人，看以钟楼为圆心伸展出去的东西南北大街，看钟楼及其西边与之遥遥相望的鼓楼，看钟楼东北角风格朴实、厚重大气的邮电大楼，看钟楼顶飞檐下翩翩起舞的那些鸟儿……此时，夕阳的余晖映照着眼前的这一切，金光四射，一片灿烂，令雀儿目不暇接。

雀儿知道那些鸟儿不是麻雀，可是那些鸟儿确实比乡下的麻雀飞得高，飞得快，飞得好看。是环境的原因，还是品质不同？她想象着乡下麻雀飞进城的样子，也想象着自己以后的变化。

雀儿仰着脑袋看着，脚不自觉地向后退着退着，咚的一声碰到了身后的电线杆上，要不是金凤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她，她就会摔倒在地上。

金凤关切地问：没碰疼吧？

雀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脸也红了。

金凤说：有啥好看的？看把你投入的，人都差点儿跌倒了！

雀儿一本正经地说：雄伟！壮观！太震撼了！

金凤说：好看的多着呢！钟楼、鼓楼、邮政大楼、报话大楼、解放路、东西五路、莲湖路、火车站、革命公园、兴庆宫公园、莲湖公园……多得很！有你看的，只要你爱看！

雀儿说：不是没见过么！

金凤说：现在容易得很，以后每天下班，你跟我走就是了！

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回到了住处。

第二天早晨，走进上班的地方，雀儿忽然怔住了，拉了拉金凤的衣角悄声问：就是这里呀？

金凤打了一下她的手，没说话。

这哪是个单位呀！这地方与繁华热闹的西安城极不协调，整个面积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平方米，比陕南小镇上的杂货铺还要小，只是屋子

里的摆设有点儿现代化的气息。

这儿是这家印刷厂的营业点，对外叫门市部，就是乡下人说的门面房。工作人员只有几个，主要任务是揽收和办理印刷业务，还做些书报杂志的设计和策划。听金凤说，这家印刷厂的印刷车间、装订车间都在城北，管理人员办公也在那里，规模还可以。

雀儿看了看眼前这些，总觉得不是自己想象的地方。

金凤看出了雀儿的心思，忍不住说：你不敢小看这地方！钟楼下可是寸土寸金，咱村子大，长的都是荒草、烂树、破石头，有什么用？别看这地方不大，可挣钱啊！听说咱那米粮老板现在资产有几百万，好家伙，那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你猜他那时候做的啥？就做一样活儿，印制名片、证件、饭票，还有笔记本、日记本的红皮皮儿、蓝皮皮儿、咖啡色皮皮儿，就这，人家一家伙就发了！

雀儿觉得金凤说得在理，就一边听金凤说话，一边观察这小地方的环境，心里琢磨着自己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

这家印刷厂的老板叫米粮，大米的米，粮食的粮，是南方人，年纪三十左右，长得有点儿面老，不了解他的人都以为他是个中年人，再加上他说话的语速慢、声调低、乡音重，还有些沧桑，给人一种老实稳重、值得信赖的感觉。面试的时候，米粮问了雀儿几句话，就说可以来上班，具体工作是做杂务，就是提水、扫地、抹桌子、早晚关门窗这些事情，同时还要求她尽快学会计算机操作的基本知识，准备以后上计算机，最好能搞设计工作。

雀儿没见过计算机，只听说过电脑，但不知道是个啥样子，于是问米粮：电脑和计算机哪个更先进？

米粮笑了，说：两个东西一样。

米粮眼睛小，笑起来只留下一条缝。雀儿觉得很好笑。

雀儿问：那为啥叫两个名字？

米粮又笑了，说：把猫叫咪，一样，叫法不一样。

雀儿不问了，她猜想可能就和人们小时候的名字和长大了的名字一样，一个是乳名，一个是官名。她记得自己小时候爷爷、奶奶都叫她雀雀，上学了老师和同学们叫她丁雀儿。

米粮给她说了许多话，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慢，雀儿也听得最清楚：工作必须做好，工作做好了，其他都好说。

雀儿永远记住了米粮的这句话。她知道自己现在是这个单位的清洁工。她觉得一个山里孩子能在钟楼下面当清洁工也是很好的事情。她坚信，自己不会永远当清洁工，她会努力学习，通过学习提高自己。

很快，雀儿发现，在这里上班的几个人都是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也都是乡下人，可能是长时间不在太阳下干活，也没有风吹雨淋，一个个长得像水洗过的白菜、萝卜，都水灵灵的，十分好看。

雀儿也好看，村子里的大嫂、大婶都说她不像山里人，和城里的洋娃娃差不多。雀儿曾为此骄傲过，进了城她才发现，自己和城市的姑娘差别太大，虽然她把姐姐出嫁时留给她最好看的衣服穿在了身上，可是和西安大街上的女孩子一比，她的身上就像扎了刺，不管衣服的式样、质量、颜色怎么时尚，她还都是个满身土气的山里娃娃。但是，有一点她很自信，就是她的长相和身材，绝不比城市里的女孩儿差。昨天下班后上街，看到一个女孩儿长得又矮又胖，两条腿粗得像轧土的碾石，却穿着紧身裤和长筒皮靴。雀儿心想，咋把这么好的东西让这号人糟蹋了。她真为那女孩儿遗憾，她想那女孩儿如果打扮得质朴一些，穿得上下协调一些，一定比这样打扮好看多了。要是在学校或者村子里，雀儿一定会建议她的好朋友调整一下装扮，可是这是在城里，那些人自己也不认识，只能表示遗憾了。返回的路上，她又看见一个抱着小狗的女孩儿，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上身穿着一件很短的翻毛棉衣，衣领上的长毛几乎遮住了她瘦小的脸庞，细麻秆儿似的腿上只穿了很薄的黑色长筒袜子，脚上是一双很笨的棉拖鞋。她眼前立刻出现了家里养的那只大公鸡，可是那大公鸡也许比这女孩儿还好看一些。嘿！这人！怎么穿着棉

拖鞋就上街呢？

晚上，她把看到的这些都说给了金凤。金凤嘿嘿一笑，说：你以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能有多大差别，明天我带你进澡堂子去看看，一个一个光尻子，没有啥不同！一样样的！

雀儿说：金凤姐，你咋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金凤扑哧一声笑了：姐话丑理端呀！

雀儿想了想，也笑了。

金凤说：瓜女子，笑啥呢？走！上街去，多看几眼钟楼你的胆就正了。咱现在瞎好也算是钟楼下的鸟么！怕尿啥呢？想朝哪飞就朝哪飞，西安也是咱们姐妹的了！说着，金凤就抓着雀儿的手往出走。

晚上的钟楼相对平静了，上钟楼参观的人没有了，街上的汽车、行人少了，围着钟楼照相的人也看不到了，只有几只鸟儿绕着钟楼的翘檐飞，不时发出几声啼叫。雀儿猜想，这几只鸟儿可能是找不到家了。

金凤拍了一下她的胳膊，雀儿这才跟着金凤走了。

女孩儿天性爱美，无论城市还是乡下，她们都喜欢上街逛商场。雀儿是爱美的姑娘，只要有空儿就想往外面跑。

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解放路、火车站、竹笆市、骡马市、木头市、盐店街、炭市街、糖坊街、二府街、庙后街、大皮院、小皮院、民生商场、开元商场、百盛商场、秋林商场……雀儿跟着姐妹一条街一条街地走，一处地方一处地方逛，腿走酸了，脚走疼了，劲头仍然十足。她们不是看历史，不是看文化，也不是看建筑，她们是看热闹、看商品、看漂亮。

雀儿和金凤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几乎是形影不离。

金凤进城早，也是姐妹们中经验最多的一个，她一边和雀儿转街逛商场，一边向雀儿讲自己的故事和女孩子应该注意的事情，雀儿佩服金凤，她一直觉得金凤的眼睛很毒，看人看得特别准。

一天，她们从钟楼下的地下通道通过，金凤忽然拉了拉她的衣角，

低声说：你看那个穿咖啡色夹克衫的小伙子，看见了没有？那是个贼！

雀儿问：你咋知道？

金凤说：你看，你看啊！

果然，那小伙儿一直尾随一位很时髦的中年女人，以极快的速度从那女人很夸张的大提包里夹走了一只精致的钱包。

雀儿“啊——”了声，却立即被金凤捂住了嘴。

雀儿很不高兴地问：为啥发现了坏人不吭声？

金凤眼睛一瞪，狠狠地说：看把你能的！你要敢喊，看那贼不把你捅了，你以为那贼是一个人？他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肯定周围是一伙人。

雀儿问：那就没人管了？

金凤说：警察呀！警察不管这事儿吃屎呀？你着急做啥？

雀儿不说话了。

金凤嘿嘿一笑，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金凤说：那被偷的女人活该倒霉！我看那货色肯定是个当官的婆娘，你看那贼式子，走路尻子还一拧一拧的，挨尿的货么，张狂么！今天一回去我就叫她哭！你信不？

雀儿不喜欢金凤这种做法，但又怕得罪金凤，就没再说话。

这件事后不久，金凤带雀儿乘公交车到南郊联系业务。路上，金凤与一年轻女子忽然吵了起来，什么脏话都骂出来了。

雀儿急忙上前劝阻金凤。

金凤急了，说：一边去，一边去！还不是为你！

雀儿不解地问：为我的啥呀？

金凤说：人家的手都塞进你提包里了，你没发现？真是个傻帽儿！

雀儿愣了一下，笑着说：我包里啥啥儿也没有，就是两包餐巾纸。

金凤扑哧一下笑了，指着雀儿的额头说：看你个坎头子货，真是个瓜屁！

周围的人笑了，再看那偷东西的嫌疑女子，已经不见了踪影，原来她们说话的时候，汽车已经过了一站。

下车后，雀儿问金凤到底咋回事儿。

金凤说：一上车我就看见那女的不是个东西，先是往一个男人身上靠。那男人灵醒，赶紧从车前头跑到了车后头，你却见那里有个空儿往前挤，就把那空儿占了，可你不知道，你的包包就到了那女人手跟前了。那女人也是笨货，压根儿就没发现咱俩是一块儿的，伸手就拉你包包的拉锁。我赶忙向前一挤，就把那女人推开了，所以她骂我。

雀儿仔细回忆，好像过程和细节就是这样。可是，她始终弄不清，车上那么多人，金凤怎么看得这么准的。

雀儿的神态，金凤也清楚，她知道雀儿还在怀疑她话的真实性。于是，晚饭后她又约雀儿上街，有意停在钟楼地下通道的一个角落系鞋带。

雀儿说：再没地方了，非要蹲在这儿系鞋带？

金凤摇了摇手，示意雀儿到自己跟前来，然后附在雀儿的耳朵上说：你看那个万货。金凤把她不喜欢的人叫货，或者叫万货。

雀儿顺着金凤手指的方向看去，不远处有一个身穿夹克衫装、戴着墨镜的男人靠着通道墙壁悠闲地抽烟，看那人的年纪约莫四十岁。

金凤问：雀儿，你看清了没有？

雀儿问：看他做啥呢？

金凤说：雀儿，你现在看他做啥呢？

雀儿摇头说不知道。

金凤说：那万货在吊膀呢。

雀儿问：吊膀是做啥呢？

金凤说：瓜屎，吊膀就是挂女人、寻女人、找女人知道不？你没听说过？

雀儿摇头说：没有。

金凤说：那你就跟着我看，跟紧，脚底下放麻利，我今儿让你看个